

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资助丛书

千秋不老

唐珉



作者简介

，原名周学娇（周松梯），
生于雪州沙登埠，女中毕业，
记职。1977年抄开始文艺
，惟一直在沉默中埋头线线
。迄至1983年抄始投稿各
文艺副刊。诗集《千秋不尽
得“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
86年度文学出版基金”资助
。此外尚著有正待付梓的小
散文、诗歌以及戏剧多种。

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一九八六年度“诗歌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大马福联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资助丛书

千秋不老

唐珉

南风出版社出版

封面题字：贺金泰

大马福联会
雪福建会馆资助丛书
诗歌集

千秋不尽

著者：唐珉

出版：南风出版社

41A, Jalan Hang Lekiu,
50100 Kuala Lumpur.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6269211 & 6263206.

打字：美琪打字社

25-A, Jalan Silang,
50050 Kuala Lumpur.
Tel: 2326282.

初版：1987年10月

定价：\$5.00

版权所有

目 录

序文

第一部：有关龙及与龙有关的一些话

1. 百年之约	1
2. 千秋不尽	6
3. 虚竹	8
4. 我是我的英雄	10
5. 源	14
6. 传统	16
7. 碎梦词	18
8. 轱辘歌	20
9. 兄弟	22
10. 无题	25
11. 护城河	27
12. 后遗症	29

第二部：有关水的

13. 昙花，多情人	33
14. 苦蝉	35
15. 临崖	37
16. 星星	39
17. 变奏	41

18.我在故我在	43
19.隐者	45
20.梦之河	46
21.对峙	48
22.行程	50
23.断笺	52
24.一叶扁舟	54
25.摇篮曲	56
26.不再	58
27.你说断杼好不好啊	60
28.白白的风帆挂起以后.. .. .	62
29.纸船	64
30.赶花会	66
31.千年毒咒	68
32.美川之患	70
33.痴	72
34.山中传奇	74
35.执着	76
36.苦航劫	78
37.清水三弄	80
38.自溺	82
39.殉道者	84
40.迷航	86
41.星星之幻	88
42.二阿姐	91

43.高楼赋	93
44.鲛人的传说	94
45.东山飘雨西山晴	96
46.左手的天才	97
47.救赎	98
48.典型	99
49.那种调调	100

第三部：市井篇

50.神仙的话	105
51.闭门一家亲	107
52.造像艺术家	109
53.望	113
54.黑死病	115
55.荒	117
56.巨人倒下了	120

第四部：笔花篇

57.荷起	125
58.有朋自远方来	127
59.炼	129
60.它的名字	131
61.巨星	133
后记	135

秋风秋雨见荷起

——序唐珉诗集《千秋不尽》

吴岸

记忆中，唐珉的名字是近几年才在报上见到的，其作品有小说和诗，但都是偶而见到的，也未能细读，印象中只觉得其文字优美，别具风格，绝不是个新手。一九八六年大马福联会文学出版基金诗歌组申请者之一，就是唐珉，其著作是这本《千秋不尽》，我于是有机会欣赏收集在书中的六十多首诗。我最初的感觉是颇为惊异的。作者的技巧确然是纯熟的。就譬如这首随笔式的短诗《荷起》：

一拨一扫

好一个无声的霹雳

一团乌云刹那间被轰得纷飞四溢

宛若鹏举龙腾

漫漫一层雾海

酝酿着怎样的一场风云啊

浑饱淋漓的水气滔天流转

无尽的幻化着无极限的扩散

如此沛然气势

一闪睫

丰润的田田荷叶

好不洒丽地冒出了水面

再一闪睫

竟又是那么高远

浮在空中

你说这是否仅仅止于方外的飘逸空灵

不旋踵

一阵微风拂过

脂粉不施的美蓉仙子

已施施然乘风而来

若隐若现

尚未抖袖蹁跹

淡雅的幽香已朝人袭来

水红的云裳想是太单薄了

只见伊红了粉腮

匿藏着窃笑俗子的惊艳

正如诗的题目《荷起》所暗示的，作者描写的是画家（也许是作者自己？）在画纸上创作一幅荷花图的经过。这种诗不同于一般的题画诗。古代文人画家，为了阐发画意，喜欢在画上题诗，或将其赞美一番，或将其内容用文字描写一番，一般都是对着那幅已经完成的画图，作静态的描写。杜甫的《画鹰》的首两句「素练风霜起，苍鹰作画殊」，意思是说在洁白的画绢上，突然腾起一片风霜肃杀之气，原来是画了一只矫健不凡的雄鹰，这种写法算是动态的描写，但也是事后想象的，接下来的几句便都是静态的描写了。从创作的角度看，唐珣所择的这一题材，难度很高，一来画荷的过程瞬息变化，二来画荷本身已是一项艺术创造，要把一位高明的画家作画的活动过程，用诗的语言形象地再现出来，这件事本身就非易事，更何况作者并非为了再现这一过程，而是藉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对不施脂粉却丽洁清香匿藏着窃笑俗子的惊艳的荷花的赞颂。这后一点才是作者成功之处。有些作者不懂这后一点的道理，他们在观赏某个成功的艺术表演，如午蹈或音乐演出后，便也为诗志之，但往往流于把人家经创造成功的午蹈或音乐作品，用文字再现一番，即使文字用得如何好，也不是好诗，因为它充其量不过是把别人的作品演绎一番，虽不算

抄袭，却绝不是自己取材于生活的创作。唐珉的《荷起》，既能诗化了画荷的艺术产生过程，又能赋予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所以说其技巧是纯熟的。

今年六月间，在福联会执行秘书曾荣盛兄的介绍下，在吉隆坡见到了唐珉，才知道作者是目前在某商行任职的周学娇小姐，这就使我更觉惊讶，因为她的《荷起》虽然显出了女性的柔美，但是《千秋不尽》一书中大部份的诗作都感情炽烈，风格豪放，不乏男性的阳刚。

《千秋不尽》同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为《有关龙及与龙有关的一些话》，第二部为《有关水的》，另两部为《市井篇》与《笔花篇》。整本书基本上有着一个关于我国华族的问题的共同主题。作者围绕着华族社会的课题，在抒情议论兼而有之的诗篇中，表达了自己对华族历史、文化传统、当前困境与前途等问题的观点和深重的忧虑，其中也不乏对华族的自大与自卑的劣根性给予尖刻之讽刺与嘲弄。

就以主题诗《千秋不尽》这首诗为例：

墙上有仿石涛的秋山图
不见云水冥茫
不见岚雾漫漫
虽是满山红艳
这秋却老了
躺在幅度偏促的挂历里
奄奄一息

.....

我有千丈长卷在窗外
没有红叶
秋风秋雨潇潇
岂止于愁煞人三个字
这绵长的秋委实太磨人了

如此愁苦天连年不断
我们是多情的民族
还是多难的民族
这多事之秋啊

作者在这首诗中一面讽刺了那些仍然陶醉在文化传统的自尊中的人，一面流露了自己对民族忧患的悲痛。

在另一首题为《我是我的英雄》的诗中，作者写道：

方里圓圓中方
轩辕氏嫫祖的后代适应能力最强
我的兄弟五湖四海
我无人种绝灭之虞
吟吟诗唱唱词我好清高
要要文字的游戏我多惬意
我说我是我的文化传统的守护神
偏偏，我所拥有的
每一天都要折损一点
可怜我典雅瑰丽清越超拔的心城
终于败落成一座颓唐的伤膝镇！

.....

啊英雄应是我我应是英雄
我们都是自己的英雄
君不见闭门学儒咀皮子上午干戈
君不见宦海群雄争霸业
文争武斗
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在《护城河》一诗中，作者这样写道：

罗盘对我是毫无意义的

当我弃守最后的一座城
我还需要方向么
自尊由几千年的文字架叠起来
内涵却是空的
我不知道你今天掩卷时还哭不哭

我国华族的问题是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分不开的，但是华裔社会在文化上由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的长期积累，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这种文化正是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这种文化造成了华人的许多劣根性，如苟且的心理、自大炫耀、自私自卑、不团结、好内斗等等。自七十年代开始以来，由于在政治与经济上受猛烈的冲击，处境每况愈下，这种酱缸文化的心理更暴露无遗。

在《市井篇》中，作者形象地描写了华裔社会的异化现象。《荒》一诗暴露了录影带文化在民间的泛滥。《神仙的话》刻划了金融丑闻中神仙族的可恶咀脸，都是作者同一主题的反映现实的作品。近年来在马华文坛上确有不少的作家尝试以这一题材来反映华裔社会的这一社会面貌，唤醒族人反省，而以诗的体裁写得最多和最深刻的，按我个人所读到的，当推唐珉了。

唐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文学显然有相当的研究，所以她能从历史的观点来剖析现状，但却没有食古不化的毛病。当然唐珉的观点也有一些是争论性且值得商榷的，她的社会生活及与社会运动的接触面可能狭窄一些，但她的出发点却出于忧国忧民的纯真。所以她的诗，除了表达了一般华族人的深重的忧虑外，也表达了族人的共同愿望。例如在《源》一诗中，作者写道：

管人们如何霸道地改造历史的河道
我坚持这条河
必流经我的心

在《千秋不尽》中，作者写道：

而我有万卷山水
长寂心头
高高的秋终会随岁月老去
傲立的霜菊也憔悴了
我墙上只有一幅挂历
它的存在
莫过于让我知道
今天是九月重阳

虽然如此，作者是忠于马来西亚的国家与土地的，她期望华族和国内各民族的友爱和团结，在《兄弟》一诗中她写道：

你我互道了兄弟
共同在一个屋檐底下
侍奉美丽又庄严的母亲

在另一首《无题》中写道：

哺我以源源不断的胶乳
育我以丰腴的黑米
沐我以清朗的椰雨蕉风
一天，我死了
当然
当然葬我以娇艳的木槿

除了以族人问题为主题外，唐珉也有不少的抒发个人感受的抒情诗，从这些诗可以看出作者超凡脱俗的处世观点及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刻影响。

例如她在《昙花，多情人》一诗中说昙花在午夜展示刹那的

生命的辉煌，徒赋得个「昙花一现」这一无是处的空洞的幽隐，而一些多情人竟「两眼噙泪满怀凄怆」，结果却反遭昙花的嘲笑。「犹未尽消隐的缕缕花魂，不禁掩咀扑嗤讪笑」。

作者藉昙花的开逝，对世俗一些为文造情的文人的虚伪，做了尖刻的讽刺。我在文前举例的《荷起》一诗中，说荷花「匿藏着窃笑俗子的惊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苦蝉》一诗中，作者对「七载幽冥苦苦修持，只为出土后短短的三日」的苦蝉的生命，给以肯定和歌颂。她认为「只要土墙感应了，树林子听到了，只要人们说是夏蝉哩，是寒蝉哦，」生命便是有意义的，这首诗也反映了作者的佛教的哲学观和人生观。

一般上，唐珣的一些较短的抒情诗较能展露她个人的热烈的感情和艺术才华：

我非豪气干云风情万种，而又
才思洋溢的世间奇女子
昧于香菸醇酒暗喻明扬的风骚
我只是一只淌过浑水的孤燕
口啣承传的香火
在悬崖峭壁上噤悄地筑巢

在《梦之河》中她这样写道：

梦星星
星星在我的指缝我的发茨穿梭
梦鲜花
鲜花在我的脸庞我的足踝开落
俯仰其中
真就要触到我的指尖了
浮沉其中
善和美就在我的视线以内

我是搜集梦的紫贝

我是

寻梦之舟

唐珣的另一首题为《有朋自远方来》的诗，以她那浓厚的古典的气质，表现了她对友人的肝胆相照的真挚的情谊，写得十分生动有趣：

痛快，这狂人

我于是把夜灯上了

抱来柴薪升火烧灶

伊又揶揄地一叠声压来：

你会薄待远方的来客么

琴棋书画

这么好的作料

藏着独享焉能长肉

我气得一把掐住伊的脖子：

掏出你的心来吧

伊亦不甘示弱

你当然也会挖出自己的肺

两人遂掉入沸釜中笑出了眼泪

尽管唐珣的一些诗中过多的议论成份，削弱了诗的抒情性，加上有时感情奔放，文字挥洒而不能自如，难免造成散文化的缺点，我认为她的《千秋不尽》中的多数诗作是成功的。以作者对文学涉览之深广，及对艺术创作之才华，只要明确自己的创作路向，认真对待生活和创作，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在华族社会处于秋风雨的今日，唐珣之崛起于马华文坛，不正也恰似她的《荷起》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古晋

的一些話

有閩龍及有龍有閩

第一部

百年之约

记得入殓时
人们抚棺痛哭：
那一桩放不下啊
有人抓了把泥装入另一只香囊
让我握着
我顽固的上眼睑终于垂阖

这以后
我不太能确定自己究竟在哪里
好像一直抱住几卷残破的什么碑帖
还有一台断了弦的古琴
一路南下
我仿佛在赶赴一个约会

跨过黄河岸涉过长江水
五十年
一百年
左手揽琴右手抱帖
我把装着泥土的香囊挂在脖子上
一路上马不停蹄
终于抵达目的地

我把琴修好
把碑帖重临

又将香囊里的泥土撒在脚下
百年之约
就此盟定终身

到底是怎么个苦命的女子啊
万里远嫁
我的琴声竟也瘖哑
碑帖更是束之高阁
而我满怀希望撒下的那撮泥土
瘦瘠得什么也长不出
百年以前
我年纪轻轻便饿死
赶赴了百年
我今天又得饱熬心灵之饥
啊这百年之约
是如何的把我来欺戏

肯定尚有另一个百年之约的吧
若然
东西南北
我将朝那个方向赶路
而肉体精神以外
又是怎样的一种苦楚

其实我已经不在乎
既然冥顽得
必须有一撮属于自己的泥土陪葬才瞑目
我的命运早已在千万年前堪定

苦命的女子
得奔赴多少个百年之约啊
我是身不由己
惟天也必将从我愿的吧
每回封棺之前
千万记住
一只香囊
里面装上一撮
我的泥土
让我紧紧地握住



千秋不尽

墙上有仿石涛秋山图

不见云水溟茫

不见岚雾漫漫

虽是满山红艳

这秋却老了

躺在幅度侷促的挂历里

奄奄一息

当是书香盈室

而墨宝如龙蛇

四壁游走

赏石涛八大者

够落魄了吧

把老死的秋嵌在墙上

还是商贾市侩送的

最是凄凉的

高高的秋

竟不在画中

墙上不挂赝品

更无真迹

这挂历不过在执行其任务

我有千丈长卷在窗外

没有红叶

秋风秋雨萧萧
岂止于愁煞人三个字
这绵长的秋委实太磨人了
如此愁苦天连年不断
我们是多情的民族
还是多难的民族
这多事之秋啊

而我有万卷山水
长寂心头
高高的秋终会随岁月老去
傲立的霜菊也憔悴了
我墙上只有一幅挂历
它的存在
莫过于让我知道
今天是九月重阳

而窗外
又是一阵急风急雨
千秋不尽……

虚竹

癫痫的群鸦
间歇性的症状又发作
燕不再呢喃
麻雀声悄
崦嵫落日，倦了
突然一个跌坐
万华就这样逐渐隐去
天籁亦阒
胶作的大地，恰似太古洪荒
盘古沉睡
更糟的是他生锈的板斧也丢了
天地从此又陷入混沌
而那个女子
向晚天总是一袭白衣
虚得紧啊，倚在门旁
就像伊身后墙上挂着的洞箫
腔空眸空

游魂一缕，孤鬼一只
那女子始终坚持植一篱修竹养一盆兰
为自己超渡
纵的继承，伊的本色啊
伊曾经想过要种一岗的松一林的梅
什么时候开始

伊连在窗前供一朵素菊的情致也殆尽
管他前生是龙袍太子
伊是一点儿也不恋栈
只恨精神衣钵被砸
伊心碎了
而群鸦恒是噪闹不休
伊羞愤得眼睛淌血
且断琴音绝书声
伊誓言从此锱铢必较
熊熊炉火
伊摘下墙上那管尘封的洞箫
自焚后将是什么啊
一堆丑陋的焦炭
伊只想着便连连作呕

於是
伊腔空眸空
向晚天总是一袭白衣
虚虚地倚在门旁
遥望长空

我是我的英雄

(倒数开始：

十、九、八、七……三、二、一——！

轰然一声巨响

区区文化数百年

却捣乱了东方五千载的广寒宫之梦

伟哉阿美利加！)

红色印第安

据说正面临人种绝灭的危机

奥斯卡金像奖的戏子固然最会演戏

癖好讨有色人种妻的那个阿美利坚

也得有点良知才行

可爱的小羽毛和她的血族

仍以赤裸与大自然搏斗

伤膝镇

啊伤膝镇怎能在他的星条旗下哭泣？

人权自由民主充斥市场

他尽管腰缠万贯

也沾不到一斤数两来施赠

这口气又如何吞？

他于是向全世界公诸他的宣言

黄皮肤的我对着新闻图片

感动得泪流涕零

方里圆圆中方

轩辕氏嫫祖的后代适应能力最强
我的弟兄五湖四海
我无人种绝灭之虞
吟吟诗唱唱词我好清高
耍耍文字的游戏我多惬意
我说我是我的文化传统的守护神
偏偏
我所拥有的
每一天都要折损一点
可怜我典雅瑰丽清越超拔的心城
终于败落成一座颓唐的伤膝镇！

又据说红种人的脑髓份量最轻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无怪乎给那个口齿不清的英雄人物
制造了机会
黄种人虽不算最标青
龙的子孙却屡创奇迹
噫我今天竟也渴望英雄的出现
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义正词严

——英雄——

我企盼

我等待

啊我的英雄呢？

这儿毕竟是东方

我的运气差了一点？

阁楼华厦里摇头摆脑痛苦呻吟的酸夫子
竟敢嘲笑当朝在野相残互歼的士大夫

上天纵有好生之德
如此气候
欲替天行道的英雄啊
还能不厌恶得逃之夭夭？

上天总有好生之德
英雄当无处不有无所不在
我不是红色印第安
我是龙族龙的传人呐
伟哉我拥有源远流长的五千年历史
啊英雄应是我我应是英雄
我遍是天财地宝的土地
伟哉这座享有良好声誉的远东宝库
流传的该是神话一样美丽的故事
而绝非红色印第安的悲剧
披星戴月斩荆除棘
一代两代三代
挥洒了血汗付出了代价着了地生了根
啊英雄应是我我应是英雄
我们都是自己的英雄！
君不见闭门学儒咀皮子上午干戈
君不见宦海群雄争霸业
文争武斗
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天王老子于是一记当头棒喝！……

啊啊我不是红色印第安
我是龙族龙的传人哪

英雄应是我我应是英雄啊
五十个世纪以前我便知晓
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
我不是红色印第安哟
我要摧毁我的伤膝镇
啊英雄应是我我应是英雄
我是英雄
且瞧我自救自强自我力争上游……
我是一一我的英雄！



源

管人们如何霸道地改造历史的河道
我坚持这条河
必流经我底心

气势澎湃气象万千
这古老的河流
源于那拱神话堆叠起来的古老山脉
广布的支流
飘着上游历史以内以外的岁月和血泪
河上空
亿万颗升自卷雪似的河浪的湛蓝星魂
低低地俯向大地
向仰泳于河中的我
细述他们过去的光荣和辛酸

河上永远有千千帆
不是游子
不是归人
他们是钓取自己灵魂的渔人
我不善设饵
其实
我又何必垂钓呢
我从未失去自己
纵使离开千万里

河岸的百草
也会听见我朝夕听潮的叹息

这河尽管往天外流去吧
它必流经我底心
不为我爱河上空星子们娓娓动听的故事
不为它古老的风骚
只缘我是来自它的源头的一滴水



传统

……策千军纵万马，土翻尘扬
激起如虹气势，遂腕力千钧
惨烈凄厉的背水之战，背日之战
终于都倒下了，都倒下了
部落民你我手上
却持着相同的图腾……

夜，冷冷
凄梦方歇，犹自伤心
窗台上居然光华灿灿
啊莫非救世主再度降生？
东方三圣人和马厩里的故事我也还熟悉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恍恍惚惚中我抱月浮沉
何其潇洒啊今夜我竟乘风揽月闯荡
四面楚歌的围城
李青莲酩酊中逐月而去据说非常浪漫
就不知道三闾大夫的抱石投江风流不风流

我不清楚自己在轮回中投胎为人多少世
只依稀记得每一次转生
都扮演着最具东方色彩的悲剧角色
我一回又一回洒过历史的长河
总是坚持依循相同的水道

羸羸弱女子我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斯执着
问屈夫子去吧
看看是否只关乎
人类文明的大本营座落于此的原故

犹太，耶和华的选民哪
竟也亡国竟战祸连年
爱之深责之切？
如此骇人的重惩！
炎黄子孙莫道亦同样不听教诲冒读了天庭
天纵英才是而必得怀才不遇
虐之以伟大惑之以英名
而后怂恿楚人将之沉尸江底

劫数已尽？
犹太今天复国了
古老的希伯来
又一次在地球上创造奇迹
而转世的屈夫子是否仍在东方？
他还爱不爱他的族人，还写不写诗？
他是否还读得懂
他的「离骚」「九歌」和「天问」？
倘若他昂昂然谏诤懦怯的万众
倘若他声讨流徙力伐狼奸
人们会不会流着泪要他英年早逝
再度把他沉江
然后年年祭以粽串惦以龙舟？

碎梦词

一路上我屈指算计
往来的红袖青衫如过江之鲫
今夕何夕啊
竟没有一张似曾相识的脸
五千年
毫厘不差
兄弟啊
我有五千年的记忆
我们确曾相识五千年
含着喜悦的泪等待你张臂的热情拥抱
我以为我们能旧梦重温
不想擦肩而过的
都是那么毫不相干的人

除却漠然
还是漠然
我是太多情了吧
或者只能怪这一场来得不合时宜的雨
这宝岛此刻正是春浓时候
街道上早该暖和起来
我竟也多嗦着拢紧衣襟
多情活该早生华发
海峡这边是我的兄弟
海峡那边也是我的兄弟

而我竟忘记自己已流放了好几个世纪

此番谁说不为圆梦而来

血浓于水啊

我便是这样被害苦了

分别来自两个星系

彼此也还有一份好奇

怎是这冷然索漠的面面相覷

陌生，隔阂，疏离

啊那种眼神

我们是同胞的么

这是武昌街·百码以内

明星咖啡屋的骑楼下

那梦蝶的诗人

是否仍在书摊子上欣赏着过路女人的小腿

我是急于一瞻他的风采的

又担心他以文字给我营造的梦境被惊破

我是吃了苦头了

还是折返吧

欺骗我的绝非文字啊

血浓于水

天涯也还是毗邻

那知还会有一厢情愿这等恨事

流放三代

怕不早已恩断情绝

我古老的梦太热闹了

怎不落得个如此凄凉的襟怀

轱辘歌

李东山举杯邀月
千年后
无醉的我没有诗
而月里
依然是那个断肠故事
楼兰文化
汉帛秦俑
你我皆沾了光
龙趾麟爪
特级的迷幻药
优秀的传人乐得在幻象中轻飘飘
曹氏家门何其不幸又何其幸
豆其相煎
世袭的传统
瑞狮呈祥於是变成了盗人耳目的伎俩
而根已在岩层下蛀了虫
凄风苦雨中的我
尚有散发弄扁舟的浪漫么
没有刻意营造诗境
也不欣赏酒
可我有江山万里
却也不能自在地遨游
兄弟啊
天涯落脚之处原是绿原芳洲

我们怎么竟陷入一漠流沙
千千年
凄苦的月怎载得动这许多
瞧里边的我即遭没顶……………
后羿啊后羿
借我你射日的弓箭
我要把这月射落



兄弟

你我互道了兄弟
共同在一个屋檐底下
侍奉美丽又庄严的母亲

一个甜蜜宁馨的家园
我们彼此都热切地盼望
开创，辟拓，日以继夜
抗暴，剿敌
还有还我尊严自主自立
我们都曾共同努力
充满血汗，甚至泪
一部光辉的史籍
证明了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建立了一个
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大家庭

我们是人
我们彼此都不可能失去自己
来自太阳
以阳光为傲
来自月亮
引月光为荣
这是人类精神的根本

这是人性的尊严

这是节操

这是人兽的区分

我们是人

截了自己的根

绝不可能顶天立地

母亲也会为一个昧于根源，而
精神残废的孩子伤心

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

谁是老么

美丽庄严的母亲並沒有把我们划分

谁该向谁屈膝哈腰

谁该向谁磕头下跪

母亲她今天一定在流泪

领养的，庶出的，亲生的

都是她怀抱中的爱儿啊

我们曾经携手奋力战斗

而互敬互重何止能杜绝外侮

到底该由谁来当家

我们不全都是当家人吗？

共同在一个屋檐底下侍奉着亲爱的母亲

我们何止情同手足

几经浩劫，人类逃出生天

人性的孽障端的是牢不可破？

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兄弟
免陷我们伟大高贵的母亲于深绝的悲哀
为人性的光辉再添一把火炬
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旨意？



无题

贞烈与否
大汉魂
完璧与否
大唐江山
那是古生代的事了
没有梦过驼铃
而最后的狼烟湮灭在白垩纪
我朝北膜拜的梦
则断在上一代再上的一代

大漠里确曾有过万千千里神驹
沙场上确曾有过无数英雄豪杰
慑魂丧胆的翩翩图腾确曾飘落西域
铁骑翻起的
黄祸
据说就这样在地球上氾滥起来

哺我以源源不断的胶乳
育我以丰腴的黑米
沐我以清朗的椰雨蕉风
一天，我死了
当然
当然葬我以娇艳的木槿

谁见过跪乳的羊羔把母羊的肚皮舐破
我实在无法拟想鹰隼和我
如何同时进入别人的思维中
未曾口衔橄榄枝招摇
鸽子以外
我难道不是死必首丘的狐

不过是成吉思汗祖孙俩闯的祸
该请谁来主持公道
上帝也是蓝眼睛白皮肤
金博士也许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假如他今天还活着

护城河

不太作弄人了么
正当此时
这诗人，唉
我一再展读
爱煞恨煞！护城河！这三个字
城，已摇摇欲坠
而护城的河呢
我真想作一次远行啊

罗盘对我是毫无意义的
当我弃守最后的一座城
我还需要方向么
你只不过是知道我很古典
又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吗
你总是那么小心翼翼
尽量避免触碰我的创口
自尊由几千年的文字架叠起来
内涵却是空的
我不知道你今天掩卷时还哭不哭

记得你曾诉说夜半伏案常心悸而起
倾倒的墨变成洪水把一切淹没
你死得连名字也没有
我没半句抚慰你的话

只在你孤漠傲直的背脊上
写了个大大的城字
再绕城绘了一条河

当我弃了城
不过一具器具的罗盘又是什么
我的城势将必倒
而护城的河呢
我是真的想作一次远行啊
航海去吧
尽管海也有水域
见不到陆地，触不着泥土
我也许会好过一些些

后遗症

我问病得奄奄一息的你
文字的功用是什么
你说
疗伤
真是无可救药了
我痛苦地白了你一眼
而我，咳
气若游丝

文字是富国强身用的
我们未尝没有过这样的历史
我们并非打仓颉造字那天开始
便误入歧途
我们更有着神奇得不可思议的文字障
这常使我们引以为荣

错误到底何时形成
你说与生俱来
承传了败劣的遗传基因
诗的民族变成了飘泊的蒲公英
这是痛苦而美丽的结合啊
我们诞生了
像只萎缩的马铃薯
专家说这是先天性的溶血病

我们该在母体内便换血
出世后皮肤才不会黄

身罹一身先天性的痼疾
你说唯有煮字疗伤
痛苦方能稍减
这古老的秘方管用么
若然
你至少该痊愈了一半
若否
啊啊瞧吧
你我今天这般身世

县花·多情人

有
閩
水
的
第
二
部

.....

昙花，多情人

有好事之人
守观短命的昙花
展露娇颜
吁吐芬芳
由怒绽到凋零
他的一宵
她的一生
好隆重的观礼啊
此人竟彻夜不寐

虽非绝色
也不无绰约的风姿
清远的馨香
亦有别於浓俗的芬芳
生命的灿烂辉煌
缘何只在午夜悄然展示
如此寂寂
傲立风露虚度芳华
徒赋得个「昙花一现」
这一无是处的空洞幽隐

想是红颜命太薄了
又似生来便卑怯如斯
瞧伊花开至荼微

不过悄无声息的短短一宵
啊太匆匆
就是太匆匆
怅然一声太息
好事之人手拈花尸
竟是两眼噙泪满怀凄怆

午夜拈花尸恍然泪下
煞是个多情人哪
犹未尽消隐的缕缕花魂
不禁掩嘴扑嗤讪笑
一刹那即永恒
何悲之有？
君又知否
吾将入药？

苦蝉

七载幽冥苦苦修持
只为出土后短短的三日
披一袭袈裟如澄水
蝉是托钵的苦行者
还是闭关的高僧

镜花水月似真还假
无常世虚幻无常
夏蝉苦
寒蝉苦
莫不是道行不高
浮华世间千般万般
云烟一阵眼前过
苦蝉苦苦禅坐七载
却只落得个尘嚣中三天的生死

为何有它
为何有它
七载土里蛰伏
蝉果真为西方极乐而行修

只为有它
七万载暗无天日的吧
只为有它

那还顾得出土后仅聒噪了一声便僵死
只要土墙感应了
树林子听到了
只要人们说
是夏蝉哩
只要人们说
是寒蝉哦



临崖

要哭
尽管尽情的哭
想笑
就开怀地畅笑
这儿没有世俗的眼光
天
还是高高在上
也还是那么淡定自如
地
并非你驻足的地方

风不错是喋喋不休
却绝不多事
她只在数自己的家珍
云和雾忙着她们的生活艺术
雨吗
也不是为你涤尘而落

你在崖上
在天地之间
俯颜
有万顷碧波展向天边
而天边
则没入无边的宇宙

平眺
尽是收不尽的旷悠悠
昂首
天则更高了

你是一个从来没有过如此独立
如此渺小的个体
无需退一步
已海阔天空
若再进一步
也不会粉身碎骨
而此刻
你发现
哭和笑，是
多么幼稚的事



星星

海边的星星是用来摘的
营火熊熊
爆迸着青春的火花
而临海
星空偏低

窗前的星星是用来望的
怅然伫立
期待着什么呢
眨眼间
竟已岁月沧桑

床前的星星是用来祷告的
那人此刻在山中沉思
还是在闹市浏览橱窗
恒似刚刚才凋落
昨日黄花

而梦里的星星呢
梦里的星星是用来诉怨的吧

青涩的果总要成熟
注满水的瓶子再也没有声音了
也不必管精神专家如何析梦

默默常驻
梦里的星星啊
是用来陪葬的



变奏

四月

想山中湖是一座夏日温柔的海洋

澄蓝的天覆盖澄蓝的水

云旅行去了

水鸟呢

树呢

山呢

都像天地的衔接处那般渺远

湖畔的我

是一叶天外飘来的小舟

荡入高原脉搏的摇篮

淡淡恬恬的

一个异国的夏之梦就这样展开

只缘湖在山中

山灵总该是个布施快乐的慷慨天使

一路匍向高寒

夏之梦显然越来越渺了

莫道也还是个意外

松以黑黑的肢体撑住厚厚的雪白冬裘

直起腰板互靠着贯彻他们的传统精神

四月的明媚在这儿也太笑话了

想溜它一趟蓝水晶的空灵世界

我这叶善造梦的扁舟

未免也蹇塞了几分，

湖呢

我没有问

一切是那么实在

阒于声籁

灰朦朦的穹苍白皑皑的大地

直展向无限

静

寂

空

旷

远

四月的山中湖

原本就是这样子

舟是舟

夏之梦不属于这个季节

而我固然就是我的吧

我望着冰封的湖面

松梢的积雪

此刻无声无息地坠落身边

我在故我在

山中的苔藓该是最无为了
阳光到底有多神气的？
比平凡更低下的一种存在
阴蔽处却绿一辈子

山洪淌过
流泉淌过
淌成他们的身世
淌成他们的哲学
连湍流的哗啦啦都是幽幽的
而悠悠的
潺潺的
便轻得像水面落花的叹息了

阳光透了进来
水中便有彩蝶摆起阵来了
飞向断崖
踮趺出了百折千回的幻
去吧去吧
这无聊的玩意儿
阳光是太自信了
水中竟有蝶翩翩
流水倒是颇乐於此道
毕竟也是一种热闹
而苔藓却比庄周更庄周

冷眼旁观水流逝的空茫
它竟连梦也不酝酿了

是无为的生存
抑或生存的无为
阳光总是那样的沾沾自喜
而古老的苔藓
从未从地球消失



隐者

我非豪气干云风情万种，而又
才思洋溢的世间奇女子
味于香菸醇酒暗揄明扬的风骚
我只是一只淌过浑水的孤燕
口衔承传的香火
在悬崖峭壁上噤悄地筑巢
那一天，你来探我
告我以愤世嫉俗者虚假的悲鸣
或嗤笑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苦心人
我会给你泡一壶龙井
再给你挑撚一阕神州古韵
我的沉默
正如我的璧玉手环
闪漾不出一个水晶球里的预言世界
而唯其我的沉默
你尚还笑谑我竟如斯执着如斯痴情的么
管风流人物
手持哭丧棒哭了今朝又待明朝
风雨中不吭气的笃实耕耘人
春风化雨，过了今朝又是明朝
纵然你知道我不是长子嫡孙
而唯其我的沉默
你当不再嘲弄我的遁迹江湖
更甚于哗众取宠者
盗名欺世的堕落

梦之河

自那天
呱呱坠落

上游

裸袒地
划动小小的四肢

开始

度量衡这三个字
意义从此消失

源自胎盘形成以前的莫测高深
流经脐带
梦之河

淌过

重重叠叠的高山峻岭

淌过

层出不穷的峡谷平原

又千万里赴会川江大海

又千万千万里向无涯投奔

永无止境

滔滔的流水

永不枯竭

心之泉

而生命的奔马

颺起充满动感的美髻
沿着河床
以踢溅起雪白河浪的劲蹄的哒哒
伴着着流水的淙淙

梦之河无远弗届
梦之河无始无终
梦星星
星星在我的指缝我的发茨穿梭
梦鲜花
鲜花在我的脸庞我的足踝开落
俯仰其中
真就快要触到我的指尖了
浮沉其中
善和美就在我的视线以内
我是搜集梦的紫贝
我是
寻梦之舟

对峙

读我的掌纹
读一片枯叶去吧
那会更实惠
假如你能从那纵横的脉络
看到它飘落的那棵树的年轮

我假设自己是天上的一颗星
你就是在我的冷眼睥睨下
不断地惑弄世人的占星家
风过留不留痕
这瞬间你说留
一眨眼很可能说不
与经验智慧无关
这是你的个性

你是神算子
欲给我指点迷津
我的掌纹不长在你身上
它就握在我手里
没有人比我对它更熟悉
我还是建议你去读一片枯叶
也许
你会知道那棵树有没有砍伐的价值

欲窥我掌中乾坤

无可厚非

你原是读掌人

促我摊掌

助我阻难消灾

啊你从枯叶的脉络读出树的年轮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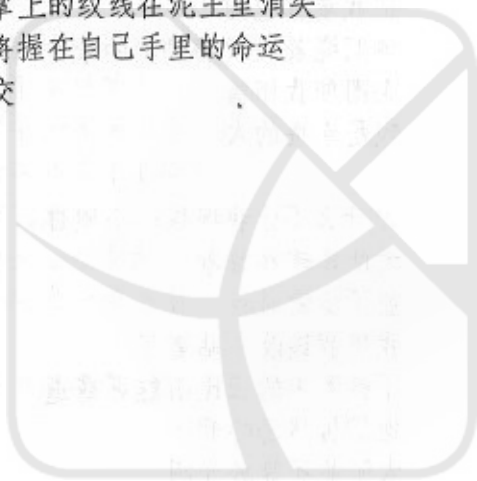
若然

你也得等

直到我掌上的纹线在泥土里消失

我才会将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

向你移交



行程

我张展双臂
朝太阳升起的哪方
哪山魅便化着无数的天使
捧了无数无数的玫瑰
把我重重包围
他们绕着我欢唱赞美的歌
企图使我相信
我是幸福的人

为什么不让我拥抱一个旭日
天使玫瑰和赞歌
并不能蒙蔽我
我想我该改变站姿了
不料天上的云比山魅更霸道
他们居然恐吓我：
太阳并不等於光明
它的高温会把人焚烧成灰烬

最后
我只好面向崦嵫落日
柔糜的血红西天千般风情
我醉了
山魅和云和漫天的岚霭都满意了
他们遂荡起黑夜的摇篮

催我入眠

一夜宿酒

我萎靡如泥头痛欲裂

但黎明来了

那是我的本能

我挣扎着竖起腰身

朝太阳升起的方向把双臂展伸

山魅如常地施展他的法术

我不是个幸福的人

我不在乎云如何耍弄手段

黄昏也许我又不慎醉倒

而黑夜既来

黎明也会接踵而至

除非我的生命被终止

否则

太阳不可能躲我一生一世

断笺

我在这里种了一块菊田
山下的人按时来收割
什么时候你也来吧
我将给你做菊花饭
敬你菊花酒
夜里让你卧菊花床
若是俗务缠身
便囑菊花仙子一路护送你下山

我记得
你最爱绿了
智者还是仁者
山水你皆乐啊
於此结庐
连风檐的飞姿都依了你的
朝南的楼台眺山又眺水
面北的书斋倚水又倚山
什么时候你来
那把胡琴
那台箏
绝不劳你调弦

你来
还是不来呢

这儿是清苦了些
寂寞了些
可一切都是你的意愿
葫芦瓜棚下
一把竹椅
一张竹几
几上一碗粗茶
一卷古籍
你的户籍本来便不在尘嚣
你原是山中人啊
放不下的
当真是你心中所谓的‘愧对’
你以为自己有多风骚
听了新闻读了报
不外咬牙切齿地谩骂诅咒
你不过是百万中的一个
自以为是的行尸走肉

你到底来不来啊
我在这儿岂是不吃人间烟火
不耕这块菊田我也会饿死
山下的人就要来收割了
到时候
且托他们把我的心讯捎去吧
只可惜山下的采菊人
总是在下山那当口问我你是谁
之后
便冷冷地打我梦中走出

一叶篇舟

天庭不饱满
山根也不挺俊
还有一斑不讨吉利的胎记
这样的娃娃
竟是娘臂弯里的珍珠
爹眼中的宝贝
是姥姥背上赛过玛瑙的五月榴花
我的灿烂
我的美丽
只在我像只脱水瓢瓜的稚童时期

上牙床的蛀牙抛到屋檐上
下牙床的蛀牙掷入床底
啊啊
我生命中最最狂欢的嘉年华
尔后
谁提灯
走在我的前头
我是一株在九月霜天里萌芽
年轮尚未形成
便被季节遗忘的
寒门瘠土上的树维

我掬花串贝的青春罩了一袭祭司的道袍

阴郁灰黑的祭坛上
紫外线是多么稀奇的名词啊
如何长成一株挺拔的树
我羸弱的根须扎得好苦
蓝天骄纵又善织梦的星子们揶揄的眼神
总是从我枝叶稀疏的顶梢筛落
伊是否曾有过梦
冷冷地瞪住我发育不全的躯干
又互眨着鬼祟的眼眸
每晚每晚
她们就这样不怀好意地唱和

终于也成长了
天上那些幸福的精灵
是否对我另眼相看 管他呢
丹桂还是木兰
只要能造舟
我不在乎自己是一株猥琐的峇遮厘树

我要出航了
哪一个夜里
我将悄悄幻化成一叶扁舟
荡过尘烟之川
飘过浮世之海
在温柔的月光中
直航向我底梦
直航向无极，无限
无穷……

摇篮曲

我若有个儿子
我将给他取名‘浪鹏’
广无界定的自由战士
浪迹天涯
有暴风漫天回旋
他是真正的狂飚
有猎人虎视眈眈
他是真正的猎者
万里长空
每一寸
都是他展翅翱翔的梦土
啊流浪的鹏鸟
生命的歌舞者

女儿
是否有玫瑰的脸庞
是否具山间百合的气质
无需介怀
‘阳姿’将是她的名字
噢太阳的形姿
怎能让雄性阿波罗专美
阳刚阴柔俱备的女性太阳神
更兼心细如尘
任便是海床上的一道隙缝

也在她的光芒的照射中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滑稽的事
什么奶娘？

我何止有一双荡摇篮的手

我其实是名哺乳的母亲

诗是我的娇儿！浪鹏！

小说是我的爱女！阳姿！

腼腆又青涩

亲爱的宝宝啊

我是你们羞于在人前授乳的年轻妈妈

躺着我的生命我的幸福

你们这个乳香四溢的摇篮

我会轻轻地荡

每天每天

轻轻地

用我的一双粗糙的手

不再

你就造个梦
梦里造栋原色木楼
或在山中
或在谷中
然后
再造个我

我
在你梦中造梦
梦里不造你
也不造我自己
我什么都不造
你知道我爱蓝天
当然
我造了一拱蓝蓝的天
我知道你爱海
我又造了一座蓝蓝的海洋

蓝蓝的天
静静地俯瞰蓝蓝的海
蓝蓝的海
温柔地仰望蓝蓝的天
这是千万年的事情了
若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

海便是天的灵魂

海天在我的梦中
我的梦在你的梦中
你在梦中造我
我在你的梦中造海造天……

你是否还造这样的梦呢
不了
你已死去
而梦中梦
你以前最恨了
你既在你的梦中造我
我也该在我的梦中造你
我在你的梦中造梦
你总是埋怨隔了一层……

你说断杼好不好啊

说结发

我便打了条长长长长的辫子

绕过你的脖颈

缠住你的腰

你说

好不好再缚你的手脚呢

我确是想你耕一斗粟便分我一半粮的

或者

我纺一季的夏麻悉数披在你身上

可是谁说结发啊

案上的典籍好久不晒太阳了

有蠹鱼正在月光中打坐

最善播弄的

还不是窗檐上这冷冷的月吗

寂寂的长巷

竟笔直得像天梯

你在那头

收割了吧

我这儿

桑麻依旧

如山累堆的纱线就快要把我淹没了

你说断杼好不好啊

其实

纺纱织布的是我自己

然谁说结发来着呢
我长仅及腮的青丝
早已断了生机



白白的风帆挂起以后

难得啊

这诗意如丹枫映照的茫茫霜天

啜一杯薄荷绿

饮一盏葡萄红

还是呷一碗茉莉香

都不了

夕阳隐去

湖便不再是一泓可供任意挥洒的花青

再说

我的庐居从来也不那么紫

自那年的三月十三

白白的风帆挂起以后

无情海

总要覆舟的

不再听潮

我从此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了

天天仰望黄昏星

诵我的无言经

焚一炉香风檐展读

素餐沐浴午宵一簪

谁还在乎呢

黄沙漫漫的大漠

啊啊

海市蜃楼这种碴儿

反正索居是一本无字天书

还有人知道里头有多大的学问么

青灯在上

木鱼是我的心跳

我总是守候黄昏星出

好教它蓝我一个

淡淡的

止水一般的

安眠夜



纸船

绝不容它被玷辱

密而不宣

水仙百合将永远开满我寂寂底心原

萱草芝兰将永远开遍我悠悠底思路

拥有了整个世界

那一段奇妙的日子

我把它浓缩成那么一丁点儿

珍藏在心底深处

是密而不宣啊

可风起时

那么一丁点儿

却像大爆炸后的宇宙

无限的膨胀

我小小底心房

又岂能包容得住

来自天地

且还诸天地

这是

他的

风起时

我便摺起纸船

那还管它哪头在不在湖畔濒不濒海

我这边临不临河

曾否有一艘进入港湾

曾否有一艘泊岸

只要风起时

装载得满满的纸船

便打我的楼头航出

风它要来便来了

没有季节

雁不过

雁恒是不过

我遂有永远摺不尽的纸船

从窗沿飘落

风啊

何时休呢

赶花会

四月的扶桑该是樱娇柳媚
这趟怕也真赶上了吧
想江南暮春三月已花开茶微
此行匆匆
连风衣也没携上一袭

十年一觉我早已辞梦
回魂后
果然是人说的海阔天空么
花事太匆匆
总也留痕
经年长闭
我是出关了
奈何天也有情地也有情
赶花会这桩事儿总还是压在心头
多情的花之宴
我们彼此曾经多么热烈地祝杯
花会的高潮尚未及酿起
花便凋零
我们是没赶上了

与其说爱煞‘万叶集’
毋宁说这一生最是伤害我的无如文字
你的俳句何其晦涩

细嚼了总是味有餘甘
我依旧像当年那么咀嚼

连庭园的石子也说初出了禅味
北国之冬正是参禅的高僧啊
春冰不薄
人们双掌合十
说这是最高境界的晋升
春讯是迟了
未携风衣
却也感受到了你暖暖的呵气
壁炉旁的你正在独酌的吧
杯里有没有我的倒影
这趟纯粹为赏花而来
竟也还是没赶上啊

委实是春寒料峭
花事尚早呢
但春天总要来的
未及赴其盛会也罢
我毕竟也已出关
原本几近无生无死
惟此刻若听见你笃笃的脚步声
就在那个巷口响起
不管你是否向我走来
一切都圆融了，都圆融了
纵然再也没有比超越生死更高的境界
我将再度闭关

千年毒咒

我愿意在入夜时分
与人分享我雄奇壮伟的交响乐世界
我愿意入睡前
与人共拥我的书城的芬芳
同研一幅文人画的隐机
同赏一丛竹
共养一盆兰，一盆水仙
我实非先天性的自闭症病患
我愿意啊我愿意
每当我在心里这样呐喊
世界就在这一刻黯淡下来
我左手的无名指开始疼痛了
先是几个深深嵌入的齿痕
而后皮裂肉绽
跟着，鲜血
一滴一滴又一滴
楚楚可怜的
它颤抖着，颤抖着
就这样哀绝地不断哭泣
这撕心裂肺的创口
我曾经用雪白的纱布裹了它十年
看来是愈合了
其实愈合的只是表皮
什么时候触碰了它

那泣血的哀恸
简直教人痛彻心脾
这是千年毒咒啊
好狠



美川之患

我有五百棵桑一千株麻
就不知道你有没有纺车和蚕宝宝
你来了
以一身的粗犷和满眼的狂傲
直叩我山居的门扉

耕作是再美好不过的事了
你说你有田万顷
只待耕耘
咱家虽非世代务农
惟崇耕尚读
我也还落实

一泻滚滚洪泉
生机何其蓬勃
我砍来竹子
把你引入我的田畴
我怎是忘了自己仍在氾滥
这淤塞的河道曾经是一条美丽的水啊
泽国之灾
就这样酝酿起来

於是
河堤崩了

於是
一敗涂地
你
如此慑人的氣勢
而我
啊美麗的川流
只因為曾經被如是比美稱譽
我竟理直氣壯至此
你說吧
我到底不在乎



痴

有人这样问
这款小妹头留到何时
一阵惊悚
这齐眉的刘海
这两腮烫贴的短短发丝
是否已不再合适
不禁揽镜
青春不在
这是你钟爱的 China Doll 啊

有川隐隐缓流眉间
这是个愁苦的女子
没刻意创业
只望能守住一点点
来自血液来自文字记载的骄傲
当然，兴家是想过的
却永远都在撒一张海棠叶形的破网
眼角的鱼不现身
潜到咀边游出了两道浅浅浅浅的沟
人说鱼尾纹象征智慧成熟
不允自己老去
你永恒的娃娃一直都那么痴的么？

我曾经想过无数次

再过几年

当我穿起短袖旗袍时
是否还坚持蓄这个小妹头

一绺齐齐的刘海

密密盖住眉间愁苦的川

有鱼尾在眼角摇曳

成熟了

智慧了

你的娃娃

体态也许仍是那么轻盈

可你说到底还衬不衬？

我想我这辈子大概不会穿上旗袍了

便是不那么传统的高企领窄腰身

也还是裹了满怀的凄凉一身的痛苦

更何况我还是你钟爱的童颜娃娃啊

我若为穿旗袍而高高挽了个云髻在脑后

只怕你会伤心透

山中传奇

(1)

十二万八千里纵横，
芒鞋也已踏破；
今夜我路过此山，
疏林上冷冷的明月，
辉映着我脸上陈年的风霜。
夜里虽无处化缘，
猿啼鸟啼，
空山不寂，
而多难的尘嚣呢？
我得继续赶路去啊。
突然轰天一声吡叻！
管它月坠山倒，
我垂眉踏上荆途，
但见眼前万道清辉，
一股灵气从中幽幽散漾，
霎时间满山氤氲蕴藉……………
灵山哪，
听，还有钟鼓；
啊莫道我已身在此山中？
古刹，古刹，
觅了千年，我要探访的，
就是这么一座！
大师，大师，

开门！

(2)

施主，施主，

醒醒。

大师，大师，

我是来证果的……

施主，施主，

醒醒呀。

大师……啊怎么又是你这老和尚？

施主，没好招呼，

用盘热山芋吧。

给我芒鞋，给我袈裟，给我化缘钵。

施主，

这路旁破庙虽然十年没个善信——

——少罗唆，我得赶路！

施主，慢用。随身也带上几个吧。

那就快点，我要上路。

施主，

迷了路再折回头，老衲这里，

还是有热山芋招呼。

执着

我有长年的夏天
心湖上却从不冒一枝莲
直到一天
了悟堪破乃千祈不及长修不果之福祉
遂五体不束七窍不防
任自浮沉
不意芙蓉仙子
却似百鸟投林涌自四面八方，而
这样的日子
尚未到来

我求安心
洞悉执着乃渡登彼岸之魔障
除却莲华
似锦繁花应不再诱人
我是道行不高，唯有加紧督促自己
眼观鼻，鼻观心
直指那朵仍待成形的莲
舍却
春的温馨
秋的明和
冬的安宁
我以生命的姿采换来了炎炎的长夏
而我的莲呢

搜尽枯肠我成文一章
如释重负
莫不望它流传千古
如履薄冰，我步步为营
只怕少行一善便损我心莲一瓣
我便是求道也寡以清心
此岸彼岸，如何津渡啊
佛没说我不佛缘
此身是佛，佛即此身
夏日连年
莲花好歹总冒一枝的吧
我若断此瞋念
早已高据莲台
普渡众生

苦航劫

羽化登仙？
罢了 罢了
尘缘妄心
我到底六根未净

虽非千年狐
又怎能如斯浮浅这般滥情？
不是阿萨姆的子民
甚至不沾这俗世的一烟一尘
而暮鼓晨钟
又何尝惊扰我笑傲江湖的行吟？
历劫数十载风风雨雨
堪破了人性的道儿
怎么终究参不透红尘的魔障
我到底六根未净
否则

阿萨姆父亲俯泣怀抱中肠脏溢流的孩子
应该仅属一帧最佳新闻摄影
而野心家煽情的血腥，安能
市井我的弦音
人间我的书画
烟火我的眼睛

羽化登仙？

我纵有咬舌之恨
到底六根未净
又何患手持香板数晨昏
修它个金刚不坏之身？

表三本齋

中山森勇氏

計多時顯赫富饒育

事財甚壯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點計

清水三弄

1

说是在山中
有财富健康和爱情
任君撷取
拾级
勤参这片不嫌犯俗的清淨地
炉烟袅袅
梵音不绝
既纤尘不染
了空若万代寂寂长天
却又繁花锦树似海
清嫩鲜丽遍山如水银泻地
如此无边的春色
这谐谑的
饶富清趣的
清水寺

2

第一道
无量的金锭银锭
第二道
无量的福祉
第三道
无量的痴情

幽幽山泉细水长流
接一勺喝下吧
这三管功德无量的老竹
淌出了美丽的世界
淌出了幸福的人生

3

有人佯装懵懂
喜孜孜提起竹勺子三管齐下
财富健康爱情
如此人间美事垂手皆可得
当是流泉一注便蕴含了一切
缘何三管划分
只容人择取其一
绝瞋贪之念
抑或无声的告诫
众目睽睽下
我十分诚笃地把健康饮下
你要的又岂是阿堵物啊
不嫌犯俗的
谐谑的
饶富清趣的
清水寺
这瞬间
腰板恐已笑弯了

自溺

有话
切勿与风说
也许不至於会出卖你
但秘密之於东风
你肯定被当了猴儿来耍戏

我说风最轻佻了
尤其是东风
且看花丛里的他吧
可放肆啦
而他总是那么好事
掠过楼头
窥秘窃密时
不忘摆出一付信使的姿势
他又那么善忘
来到海洋
简直乐不思蜀
经过平原
日日狂欢
抵达高山
又和云闹起恋爱来了

风流快活地绕了一匝
悄悄的

他又是一脸怜悯的在你的楼头栖憩
可是给你带来什么佳音？

幽幽凭栏

楼西游走到楼东

复楼西

你怨是怨了

仍然那么郑重地向他打开心扉

寄语东风

东风寄意

唉痴顽的寻梦人

窗外电线杆上的麻雀，也不耐烦地

闭起了双眼假寐



殉道者

这是廉价的月宫殿
连墨也研不上了
更遑论花青朱赭
而我手上的狼毫
更加狼藉

吸一口气
缓缓吁吐
抬头
又是那一窗丹霞
雨檐也挂起了暖味的紫纱帐
帐外
五彩的水晶帘
水波似地荡向天外
飘渺幽忽
远山那儿
那个教初入道者狂喜涕泣的焚炉
又在燃烧

谁说向晚西天的故事太艳情
这窗风景已入画万千回
我仍展纸凝思
竭力把新生命注入
只有才尽的江郎不寻求突破

被酱死的当然不是我
我这还不是个殉道者么
我已被遗忘了百世
却仍然坚持我的信念：
向晚西天的故事
永远罗曼帝克而新鲜

啊我的胸口实在闷得难受
就咯一口血吧
咯一口血
直往纸上溅泼
这窗向晚西天的风情
将是何等磅礴的气势

迷航

九妹，跳过来！
九妹，跳过来！
那竟是冷严深沉的爹
泪泻如川江倒悬
当大夫也只能向上苍祈求
爹再也无法深藏不露
没打过半句悄悄话
并肩连袂赴汤蹈火凡二十二载
这是他患难与共朝夕相对的妻啊

有情人
无情天
驱车赴喜宴
人人不过微恙
唯伊遭重创
断肠何卒忍啊
年庚四十五
白头偕老
尚有倍计的日子共厮守
么儿虚龄三岁
长子不过二十
三四弱女失母范
何其狠
何太狠

断臂折翼犹可活
竟如此拦腰劈击
教人从此不得拔腰挺立

跳过来啊，跳过来
跳过这个劫数
爹奋抗
娘挣扎
伊双手朝空中探抓
九妹，你要什么
娘清楚地低吟：
纸，我要纸
要纸干啥啊
糊纸袋儿包餅乾……

竟还惦着赖以话口的小买卖
爹一阵惊喜
振作啊，九妹
你一定要跳过来
平生木讷拘谨的爹抓紧娘的手
又怎会想到这是回光返照
伊要抓的是生活啊
爹久久久久都不肯相信
娘竟已丢弃不顾

星星之幻

星星海洋悄静地倒悬在穹苍
眨呀闪呀
黛墨的海床
点点簇簇晶亮的珠贝恒是汨汨颤漾
怎地从来也不给我掉下一颗啊
倒置的裂口陶瓮上
我仰起小脸蛋摊开手板儿
花生米，谁稀罕来着
轮流斗咀刁
唉唉这种玩意儿——
「牵羊咩咩，三更半夜，西江南泻
伯公，开门。……」

宽敞的天井偶而也不通风
打着葵扇的姥姥半瞌着眼眸
「开门作啥？」
「开门盛饭给我的狗崽儿吃。」
又是吃，邻舍银妹这馋咀妞
急急忙忙便跨了我的头

可姥姥的审问刁得紧哪
那么三五回合
妞儿们的舌头打结了
不过花生米，谁稀罕来着

我摊开手板儿
神驰魂荡地把光光的脚丫晃扬
昂首仰望金珠银贝熠熠灿闪的星星海洋

「牵羊咩咩，三更半夜，……………」

「开门作啥？」

「开门拿柄遮。」

吃不到花生米的桂香也强把我压后
姥姥本来便嫌我不够灵活
可花生米谁稀罕来着
白天是个云彩国
有仙家，有天兵
夜里又会是什么

仰着脸，我摊开手板儿

「牵羊咩咩，三更半夜……………」

「开门作啥？」

我不是馋咀妞

这回倒抢了个先

「叫伯公带我上天去摘星！」

「天怎能上得？以后不许说上天！」

姥姥生气了

悻悻地把我直瞪

「天上星星有多少，地上的人也数不清
人们走过彩虹桥，便是天上的星星。」

「百年归寿的人才上天，记住了噢！」

姥姥捏了捏我的耳根

「上天不好吗？天空有多美丽！」
「你就是满肚子古灵精怪的东西！」

我仰着小脸蛋摊开手板儿
花生米谁稀罕来着
走进云彩国，踩过彩虹桥……………
「喏，远远的、亮亮的那颗不就是我！」
「衰家宝，把人比了星星，夭寿的呐！」
姥姥用葵扇柄猛敲我的脑勺
「大吉利是，大吉利是
阿弥陀佛，不知不过，不知不过！」
惊恐万状
姥姥一个下跪，双掌合十
「大神大量，我掌伊咀，我剔伊脚筋，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二阿姐

一阵急惊风
四岁的弟弟
一霎之间
去得无影无踪

从此
憔悴的小老太婆似的二阿姐
活像尊摆在门旁的泥塑
落寞空洞的眼神，总是
在对过溪边的芦苇上随风飘扬起落

直到那夜
我沐过了芦花溪水烧成的那盆热汤
九岁的二阿姐
才像捡回了失去的宝贝
把我粘到伊瘦削的脊背

那一条五颜六色的揸带
伊总是促姥姥把胸前的大结
拉紧又拉紧
「绑稳了，飞也飞不掉啦！」
一手抚拍着我的小屁股
一手撑了把大大的油纸伞
光着脚丫子

天晴天阴
伊揸着我往返五六里的路
让在镇上作业的娘喂奶

大阿姐大阿哥在姥姥背上断乳
二阿姐在大阿姐背上长大
我是长在二阿姐背上的一块肉
究竟背上的驮负是负累还是瑰宝
也许我的运气太好
又也许我的福气太薄
弟妹来得太快了
我打二阿姐背上落了地
二阿姐揸了妹妹
又揸弟弟

高楼赋

街前巷后早已立了口碑
技艺，炉火纯青
这高雅的女子啊

「风雨归舟」

在二十一弦的浪涛中颠簸
纤纤十指
一颗柔绵绵的心
高高躲在楼头
伊幻想自己是讨海的儿女
渔家的辛酸真传统啊
了解之后的投入
烛光下
雕花桐箏上的雅乐
唱晚了黄昏

下一曲

伊想已入夜
就来一首
安魂曲似的「普庵咒」吧

鲛人的传说

人们从海上回来
总是煞有介事地描述有关鲛人的事迹
一派庄严持重，真不像是盖的哟
你尽管笑骂着抡起拳头擂过去
而这个恶作剧到底是怎么个由来
从未吹过海风的你
总会立誓即便葬身鱼腹
也得出海一次

经验使人能理直气壮地撒谎
无数经验的累叠岂不成了真理？
你是个追求光明的人
於是扬帆而去

当你归来
我听见你对年老的水手说
你在一次大风暴中失去了鲛珠和鲛绡
我愤怒得即刻起锚启航
你挥手谐谑地向我高喊：
南海有鲛人室
南海有鲛人室
归航时勿忘给我带回一串鲛珠一匹鲛绡

朋友，我回来了

欢迎，欢迎，南海有——
——南海有鲛人
不废机织
眼能泣则出珠……



东山飘雨西山晴

街头骤然一阵急雨沙啦啦
我站在街尾
看着那头人们纷纷走避
那样子狼狈又滑稽
东山飘雨西山晴
界线竟如此分明
也不是什么幸灾乐祸
只是那样子反剪双手远远地观望
倒惬意得很
啊哈真好玩
不想一声吡叻
电光石火的一记抽挞
好不凌厉
而一阵不及掩耳的迅雷
已滔滔滚了过来
正惊讶
凌空又是骇人的一鞭
轰隆隆
地动山摇
正惊魂
骤雨已盖头盖脸落了下来
太快了
怎会没想到呢
街头街尾
也不过共一个天

左手的天才

由左到右

G，D，A，E

提琴上的四根弦

搁在右肩

由左到右

依旧是G，D，A，E

怎么可能呢

更蹩扭的是

腮垫不在位置上

我是个左撇子

我的右手一点儿也不灵活

给我一把特制的小提琴吧

最好史特拉底瓦里能复活

我将是东方的曼纽欣

救赎

天才是什么
无可救药的疯子
为什么自行割去右耳
梵谷的确是疯了
任世人都来把他践踏
只要整个世界不只是剩下他不落窠臼
当他自轰时
知否自己在干着什么
倘若真的完全丧失了意识
梵谷不会死
为什么必须自戕
他是梵谷
步伐远远地跨在时代前头
没有人懂得他的语言
简直像个可怕又令人厌恶的异端份子
坑掉他，坑掉乖歪的捣乱者
除了嘲笑轻蔑压抑和隔离
世人还会替天才挖掘坟墓
只有把天才埋葬了以后
他们才会彼此喋喋地惋惜天才的早逝
墓木已拱
他们仍在献花
又一边不停地
为轮回的天才挖掘坟墓

典型

他们告诉我
最伟大的著作最不朽的画
最崇高的音乐最辉煌的建筑
都在西方
雕塑，甚至陶瓷
举凡文化艺术范畴内的
他们都说
理性的技术引进之外
更该破除思想的障碍
还有固有的精神框框
什么时候潮涨了
西域的权威学者和艺评家
便又掀它一个高高的东方热的浪头
敦煌，哦敦煌
他们又一再的热泪盈眶
喜不自胜地
遁入石窟内的灿烂辉煌

那种调调

经典

烟是潇洒

酒是风流

有才人自绘通宵达旦弹指甩烟灰的美姿
还特别说明是不滤咀的 Salem 或 Kent
当然

还有酒

肯定不会是伏特加

太没感性了

就像毫无性感可言的高加索女人

白兰地

葡萄酒

黑白啤

不清楚

总之最时尚最赶潮流的就是了

也可能是花雕竹叶青

大漠啊驼铃啊剑啊江南

菸酒燃烧着漫漫长夜

司文艺的女神

必现身抚慰孤独悲怆的灵魂

疑真还假

疑假又似真

啊虚虚实实谁知道呢

总之
那种意境那般况味
便是那么缠人

我不才
烟酒无以安抚激励我孤独悲怆的灵魂
使我大放异采
甚至死而后生

也许有一天我会需要烟
那只是莫可奈何地形成的一种习惯
也许有一天我会喝上酒
要命哪
又如何标榜为诗仙一饮三百杯的风流

我无烟无酒
许是我不才

然而
烟酒到底是什么
我若才高八斗
还患得着那么矫情
藉之大事自我渲染卖弄

神仙的话

运气转了那么一点儿

否则将直抵西方极乐

我则走到

想公的入

没有哪

的有金

前到

他们的

有哈这

我们

哇不哈

可你

我的

他们

只是那

自己死去

我早就知道了

什么什么

一路上我早已看好了

且说这天下如清油的

尽管要向他向我吐信

又有那一条能放上来

市井篇 第三部

神仙的话

运气就差了那么一点儿
否则将直抵西方极乐……

我刚走到奈河桥
掘坟的人便来了
没有神功秘笈
没有金银珠宝
当然
他们的目的不仅仅要鞭我的尸
啊哈这些傻瓜
他们早该在我的财产过户以前来抄家
谁都晓得过了海即神仙啊
更何况我已死
我的灵魂早出了窍
他们能伐取的
只是那么一具空空的躯壳

我已死去
我早就获得了解脱
什么十殿阎罗
一路上我早已布好了买路钱
且瞧这桥下如涛汹涌的蛇群吧
尽管猖獗地向我吐信
又有那一条胆敢爬上来盘盘我的脚胫

我本来便是神仙族
那么一点阻滞算得了什么
看吧，天堂的门早已敞开
我又岂止逍遥法外



闭门一家亲

北国之冬
再严寒
穷措大们烧盆炭火
围坐着搓手呵气
总也会冷出个情趣
哎这该死的冬天
也许还会挤眉弄眼
滚个雪球去吧
苦哈哈的脸庞是冻伤了
生活不外这码子事啊
是吃不起烤栗
又何防猜拳捉谜
肩並着肩
冬天
再冷的吧
时序从来不倒错

南国长夏
热烘烘的街道
光景大好
人群熙来往
呆冷的脸膛却上了霜
吾人於此结社
结地缘

结业缘
结血缘
脉络分明
不痛到肉里
天大事儿
彼此冷眼相瞪
还有比家更美好的地方么
闭起门户
温馨一室
安全满眼

围炉取暖
这等事儿太遥远了
这里没有冬天
总之不成气候
事非关己
何患之有
吾人幼承庭训
众乐乐
不如独乐乐
自成一家
自立门户
天塌下来
也还有个安乐窝

造像艺术家

日以继夜
相互穿梭
游子
归人
上班族
还有形形色色身份殊异的过路者
自然
大小小不仰啸不踢蹄的千里良驹
更是这座现代驿站的架构
跃动的姿采
飞流的闪华
五彩缤纷的晃荡线条
水印般朦胧的光影
每秒每分
涡转旋流出了都会的荣盛

点线面的交织
真善美的凝聚
多么神奇的组合啊
谁不崇尚我巅峰的造诣
这种场面自然免不了太喧闹
也俗
且让我利用造像艺术
使它和谐一点

使它典雅一点
但不能失去它的特征
进步繁荣
这不仅仅是个课题
这是至高无比的荣誉
我是个艺术家
我的教条是即令替死亡替乞丐造像
也要从一个最美好的角度经营

譬如这当口我的长镜头所延伸的地方
这一座行人天桥
有父子班母女班兄弟班姐妹班的行乞者
你说：多么强烈的对照啊
简直是讽刺，是一种冲突
你说千万别摄入镜头
朋友
请相信我
这根本无法避免
这甚至还是一种好事
也是一种教训
这使我们经常记住我们尚待努力
我们必须奋进
这同时也提醒我们随时展示我们的爱心
真的，朋友
请相信我
我是个艺术家
我可以通过艺术加工制造协调
我能够营造气氛

突出这群可怜人的求生意志。
我会使他们的造像充满凄绝的美感
这是我的艺术我的使命

又譬如这堵水泥坡壁
这一字排开的盲眼歌者
尽管有的根本曲不成调
谁能说他们不是在卖艺
你难道不会加以褒扬
上帝也不能满足每一个人
有碍观瞻便又如何
至少他们不劳公家费心思给他们做福利
你说乞食总不成气候
对啊
就像那端那两个卖蕃石榴的小兄弟
日日守着那个小小的地摊
真令人感动
对，便是摆上几小包纸巾
几盒铅笔，几枝牙刷几条手帕
总好过做变相的乞儿
然而这到底是谁的作业啊

其实，朋友
他们能这样子活下去已经不坏了
你当然知道缺陷美这么回事
这也正好给了我无限创作上的启示
瞧吧！炎阳高照
他们膝前的乞食钵

並沒有多少個閃亮的銀角
不過你不必擔心
我會突出他們求生的本能
並隱示我們大家的意願和目標
這不就是藝術效果么
不要忘記啊，朋友
我是個造像藝術家
多少美輪美奐的藝術造型
尚在我的構想中



望

好重的杀伤力
年这头传统怪兽
眼耳口鼻就是这样子摆
而日子就是这样子过
吉利总不能不讨
强颜苦撑
也只为取个好兆头
啊往后这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一年难过，又一年
年年难过，年年过
冬至那顿吃过了
人们便开始张罗
勒裤带
悭口粮
总得向这头怪兽献贡啊
张摆它一个满堂的红艳艳
闹它一个锣鼓喧天
好一个充满吉兆的新春伊始
累年叠岁的祈愿怕也快偿圆了吧
那三百六十五个日夜
总不成连梦也不让人做上一个

钱囊上的创口犹待复元

悄悄

三月的落叶季又到了

一朔一望

仍是一个满月

却只得十五个工作日

这是王小二的生活典型

一年不如一年

要命的百业萧条

谁也不必负咎

而环球的淡风

据说还会凄凉地吹上好几年

可怜的

王小二

到时候，你说

会不会被风乾了

黑死病

除非自甘堕落
他们说
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将他们摧毁
弄权者迫害
抗之以人权和自由民主
术士谄陷
诉诸真理以及公道人心
敌人追击
还之以教训
而贫穷呢
不在话下
疾病吗
只是不够运气
没有食物
啊没有食物则是例外了
他们不惜丧志辱节
不顾一切往难民营里挤
饿得实在受不了
他们竟也杀婴而烹
多少年
西方记者的摄影机
完成了多少历史性的见证
天灾实在难以防范啊
人们说

而人祸呢

尽管会议桌上谈裁军而桌下已剑拔弩张

谁敢说东西方集团的首脑们

不是菩萨心肠

你多少屯粮食

我多少屯药品衣物

赈灾的人们都说

就坏在灾难国本身不成气候

任由救济品自行霉败腐朽

荒

一层，前后两座
两台电视机两架录影机
小夫妻为观赏小电影设置的
房客个别拥有的
另计
四层楼上上下下
当然
还有前后左右
还有前后左右的前后左右
任何时间内
总是紧凑得像海涛的彼落此起
又热闹喧腾如岁晚的夜市场
彩色缤纷的电视录影文化
着实蓬勃
长年累月
不断不断地
汇演交流

人们在楼梯口相遇
或在菜市
或在小食肆
总是热心地彼此交换心得
港式的最风骚了
还有台式的，本地色彩的

观摩揣摩的人们永远那么热诚

商业中心闹市里的一条街
这里的人还真是抛物圣手
街前有淤塞的污水沟
巷后有腐臭的垃圾遍布
底层的咖啡店
终日无所事事的养鸟专家在说鸟语
三山五岳的人马边灌黑白啤边呕吐胡言
翻摊掷骰牌九麻将
形容衣装猥琐的
花俏而原形始终掩盖不住的
吆喝喧闹中粗口字字珠玑
有年轻的妇女拖着稚童
兴致盎然地围观
那家牌旺
也咯咯地笑着搭上一份

有人怀疑
除了电视录影，除了赌
这些小市民还有文化没有
你以为呢
专业训练的社会精英不读书
算是流风未成也罢
大凡不涉及本身专业利害的切身问题
竟一概管他娘去

鸿运当头的医生二、三分钟诊视一名病人

忙得脸青唇白
名律师无案不接
而某校董党要的名商人的‘惹挂’停下来了
斜对过毗连的
‘梦境园’‘爱之歌’的门前



巨人倒下了

有巨人硕大无朋
走动时
千里外
亦地动山摇
手上高举的熊熊火炬
燃烧着
比来自奥林比亚的传统更传统的精神
马拉松长跑
圣火经过之处
无不引来围观人们热烈的喝采声

斗大的胆子
竟敢在这片荣盛平和的乐土上
如此嚣张跋扈
且围之
剿之

巨人于是被缚了手脚投入地牢
薪尽，火传于后
如此可歌可泣
代代当英烈倍出
奈何风风雨雨不辍
令人瘦
令人老

哦那一场轩然的风波
久远了

今夜

今夜巨人倒下了

轰然一声巨响

舆论界又掀起了滔天巨浪

谁又甘于寂寞啊

‘铁腕批龙甲

空拳搏虎头’

我们的青山何其幸

有真豪杰于此长眠

如此贞魂忠骨

便是荒山野岭

从此亦万古长青

筆花心篇
第四部

荷起

一泼一扫

好一个无声的霹雳

一团乌云刹那间被轰得纷飞四溢

宛若鹏举龙腾

漫漫一片雾海

酝酿着怎样的一场风云啊

浑饱淋漓的水气滔天流转

无尽的幻化作着无极限的扩散

如此沛然气势

一闪睫

丰润的田田荷叶

好不洒丽地冒出了水面

再一闪睫

竟又是那么高远

浮在空中

你说这是否仅仅止於方外的飘逸空灵

不旋踵

一阵微风拂过

脂粉不施的芙蓉仙子

已施施然乘风而来

若隐若现

尚未抖袖翩跹

淡雅的幽香已朝人袭来

水红的云裳想是太单薄了

只见伊红了粉腮
匿藏着窃笑
俗子的惊艳



有朋自远方来

烘一个落日
酿一壶黄昏
冷砌一盘素月
远方的客人啊
舟车劳顿
不宜过饱过腻
先寐一个清夜吧
明儿再给你煮一锅清早
熬一鼎白天
再烤一个夜晚

我亲爱的朋友十年不见
怨我待客太过微寒
伊说伊禁食经年，早饿扁了
尚吞得下一桌油腻的夜
再灌上一罐蜜酿的早晨

毕竟是十年不见
亲爱的朋友又幽幽叹气
我到底也带来了手信
琴棋书画
全都倾入釜中烹了吧
且让我大快朵颐
便是胀死了

也不枉此生

痛快，这狂人！

我於是把夜灯上了

抱来柴薪升火烧灶

伊又揶揄地一叠声压来：

你会薄待远方的来客么

琴棋书画

这么好的作料

藏着独享焉能长肉

我气得一把掐住伊脖子：

掏出你的心来吧

伊亦不甘示弱：

你当然也会挖出自己的肺

两人遂掉入沸釜中

笑出了眼泪

炼

跌坐
不像佛
禅定
不像僧
这种耻辱
我必须坚忍

长长长长的雨季
初霁
重楼依旧高寒
却不再烟锁雨困
有虹自我眼眸架起
直弯向前
弯向无限
不知道是什么个地方
也许九个太阳正在那里燃烧
雨季里一阶一叠的愁走出我
而我自眼眸走出
走进彩虹
走向前此未经的绚烂

楼跌坐不像佛
禅定不像僧
多可怜啊

我在虹中
回眸望楼
楼呢
长长长长的雨季已过
我看见自己硬朗的
一付直耸云霄的
英姿



它的名字

有人说

在这南方的半岛上

一棵指向天空不知名的树

在那壁直插云霄的断崖上

裂隙而出

枯涸的石缝中

不知名的树

挣扎着直指向灰霾的天空

濒海的断崖是多么的孤绝啊

崖下浪涛滔滔滚滚

天空风暴怒吼

沉默的树

颤着

抖着

一年又一年的朝上展伸

人们说长在这断崖上真不幸啊

若在平原

在山谷

便是在寒冷的高原

日子将是多么轻松逍遥又洒丽

瘦骨嶙峋，孤标傲立

臂膀直朝穹苍的心脏戳插而去

风中雨中

瞧它那付拼命的样子

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啊

有人怀疑这是不是一棵松

或者一株柏

有人说假如你是很传统的

远远望去

它就像竹子

又有人梦见自己幻化成一只漂鸟

一个风雨天在它的枝头上休憩了一阵

却也叫不出它的名字

只隐隐感到自己在前生的那一世

曾经因为文字

而和它同囚一室

巨星

小泽征尔

我说

几陷我於意乱情迷

你笑了

笑声一如他指挥棒下的旋律

那么完美那么慑人神魂

你笑

笑得像十五的月

那么圆满那么皓亮

不是得意忘形

我感觉不到你有一丝的轻佻

可我的心还是有点儿酸溜溜

无怪乎，国宝哩

他属于整个世界

你一本正经

他叫小泽征尔

东北出生

B · S · O · 的舵手

不止一次出使北京

啊瞧你那份庄重那份诚挚

得了吧

他是横跨国际的

超——级——巨——星——！

后记

因为爹娘早逝，我似乎是吃文字及音乐长大的。由于生存活剥，加上胃口奇大，吃坏了肚子，闹消化不良的结果是益发变得孤傲不群。这应该不是很好的现象，其实也还是个小不点的女娃，便做起了挥午起手上那管如椽大笔的春秋大梦。美梦是不停或歇地衍续下来，然许是从小便暴饮暴食惯了，竟也仅仅为口腹之欲胡里胡涂的过了一大把岁月。直到七七年杪，一个因缘际会，方真正拿起了笔桿子。之前的一大段空白的日子，仅于离校不久后撰写了一出广播剧，虽被采用，当真是机缘来契的吧，以后竟再也没提笔写下任何东西。

七七年杪心思落定之后，写的不是诗。由初稿到再三修改，费时二十个月，完成了第一部小说，约廿五万言。接着，又是另一个长长长长的东西。写了开来，是那么的自然，似乎是一发不可收拾了。正因为是那么自然，便天地不管的一直埋头写了下去。延至八三年杪，始投稿报章的文艺副刊。写诗是近四、五年的事；正因为是那么自然的事，写来痛快。

我的这番作业，搞得委实迟，惟我以为不碍事。一切是那么的自然，来自心坎，那么自然便流露出来了。

有幸获得马福联暨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莫不是我此生所缔结的最大喜缘。希望在族人文化领域里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的福联会及雪福建会馆二机构，永远都提供予有志于搞文学创作的族人表现的机会。

非常感激吴岸先生给我很大鼓励，并为本诗集作序。诗集的出版事宜，也全拜托曾荣盛先生。也同时于此向陈振华先生，何谨先生以及叶永顺先生致致谢忱，于我起步时，他们主编的文艺副刊，采用我的作品，带来了鼓午，使我信心倍增。